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
第四十七回 李讓如匹馬捉狗頭 顏卓然單刀盟倭目

話說李讓如定計屯田，與至俊務農講武。把海堰都墾就腴田，蛋戶都變成勁旅。又開了幾處學堂，教二十歲下兵丁，都要讀些史書、熟些核算、工些楷法。因慨然道：「癡珠嘗歎『今之武官，都有輕裘緩帶、雅歌投壺之意，恐非所宜』，此自正論。然太鹵莽，直是磨牛，吾亦為汗顏哩。大抵做人，總要懂點道理，有個器量，難道武夫不吃飯麼？」至俊深服其論。輾轉之間，便是夏五。忽然得了李夫人凶信，自是哀痛。嗣後，又知癡珠赴召玉樓，秋痕身殉，更添一番傷感。

接著荷生差弁也到。讓如因作一緘，另委幹員，交給千金。借并州差弁同去東越，替癡珠贖家，並接癡珠長男蓉哥北來，搬取靈輻。

這蓉哥現年十七歲，早已入學。學名寶樹，字小珠，一表人才，英氣勃勃。卻不像癡珠有那孤癖，下文另表。

當下死友之哀纔減，新亭之淚重揮。卻是仲池到了。說起四眼狗窮凶極惡，讓如道：「這綽號很熟，我好像先前提過這人。」仲池道：「見說他是并州甚麼院裏掌班。」讓如恍然道：「是，是，我見過這人。咳！這奴才也要作賊麼？」當下就答應仲池，替他出兵。

不一日，恰好得報，是擢了淮北提督。讓如上折謝恩，就請將所部肅清淮甸。所有軍餉，即由寶山屯田轉運，無事另籌。將該鎮印務，懇恩交給奏加三品銜危至俊署理，以資熟手。朝議也就依了。

於是讓如挑選精兵三千，由海溯淮。請仲池督率先行，自挈一千人，由陸路隨後進發。

再說狗頭踞了樅陽，就住肇受的提督府。立定章程，每日要排門錢，每月要捐大戶。

排門錢怎樣呢？每五百家立個旅帥，每日排門輸錢二十二文。以二文為旅帥食俸，以二十文為兵餉。捐大戶呢？有田宅及舖面者是為大戶，每月按戶捐錢十千文。以二千為監軍司馬等食俸，以八千為兵餉。

又有那五里關、三里船之稅；又有那派工匠、輪婦女之圖；又有那斬墓木、放火堆、捉船戶、打先鋒之令。真是一網打盡，不放大毫！不上一月，將淮北千里，掃蕩個渺無人煙。

讓如此來是要救民水火，不想無民可救，只有賊可殺哩。

當下讓如自寶山輕齋入東壩，克復了巢縣、合肥。探報狗頭帶馬隊三千、步賊三十萬，距於壽州。讓如想道：「壽春為古重鎮，爭淮者守此則得淮，並可得江。不想狗頭竟有此才略！」又想到：「我兵纔有一千，賊如聚蟻。我兵就一個打得百個，也敵不過。而且馬隊又有許多，怎好呢？現在鶴仙又援南昌去了……」

這日到了芍坡，離壽州不上三十里，纔有兩下鐘，傳令將餉銀盡數排列，傳齊營官哨長。歎口氣道：「咳！咱們深入賊地，退沒有路，祇有散吧。這餉銀無所用之，你們分取，做個盤川。能夠有命回到寶山，清明除夕，燒張紙錢，也不枉咱們兩年相處！」一面說，一面號啕大哭起來。這營官哨長，以及兵丁也就大哭。

一會，讓如停住哭，含淚說道：「哭也無益，你們散吧。」大家停住哭，也含淚齊聲道：「大家不願走，死便死一塊。」讓如又哭起來，說道：「何苦呢？你們試想：咱們祇有一千，賊卻三十萬。又有馬隊，怎抵得過呢？」說完，又哭。大家齊聲道：「大家要死，也殺個快意死，難道束手給賊殺麼？」讓如說道：「我做朝廷命官，是該死的。你們有點生路，怎不跑哩？」大家說道：「散了，死更快。我們將這一千的人，合作一氣，並作一心，或者還拚得數個不死！」

讓如不哭，歎口氣道：「你們果能如此，我卻有個計。就是今夜，你們下鍋造飯，飽餐一頓。以二十人作一隊，祇望賊營燈火旺處，一隊撲賊一營。二十人中，放火的放火，殺人的殺人；人自為戰，不要相顧。我亦祇要二十人作一隊走，天明相見壽州城下。」大家齊聲答應。

這一夜是九月向盡，天氣還暖，卻陰得沉沉的黑。數十里並無一個鄉莊。大家守著將令，一隊一隊的疾走。鬼火星星，陰風冷冷。

將到壽州，望著賊營燈火，如一天繁星。刁斗之聲，絡繹不絕；萬帳接連，嚴整得很。一會靜了，於是大家悄悄逾塹，俟各隊到齊，一齊拔柵而入。

恰恰是三更三點，各營賊正在睡夢中。忽覺得火焰竄起，呼聲震天。就如千軍萬馬，排山倒海而來。摸刀的不得刀，摸槍的不得槍。也有鑽出頭而頭已落、也有伸起腳而腳已斷、也有掣出刀卻殺了自己頭目、點起銃，卻打了自己的親兵。

一會，火光遍野。火藥發作起來，更打得屍飛江外，骨落河中。那各隊的人，轉抽身四處。瞧那火焰沖霄，好像風雨驟轟中電光馳驟。

讓如騎著那匹天馬，帶二十個人，自成一隊。撲入中營，卻是空的。那馬東馳西撞，不可押勒，要尋人相殺。

不想中營的人，都跟著狗頭落在城中，抱婦人睡去了。直到城外二十多萬人，殺死燒死，要死得乾淨；逃去散去，要去得無蹤。纔都上城，瞧著燭天的餘焰，煞尾的餘聲，你道可笑不可笑呢，

時天要發亮，曉風習習。狗頭正在頓足詫異，不料讓如暗處覷得真切。從馬上聽的一聲響，狗頭從堞上落下地來。二十人搶上，捉住背縛。城上的賊瞪著眼，揸著拳，竟沒一人敢開門出來搭救。

這各隊人撲滅中營四邊殘火，見上面賊帳修整得十分華麗，是未曾燒的，便請讓如下騎駐紮。

天大亮了，眾人推上狗頭。讓如哈哈大笑道：「好，好，你這狗頭，也配得上我來捉你！」傳令磔死，將頭高掛城下。查各隊的人，祇失一個，傷一個。卻收了無數旌旗甲仗，千餘匹好馬。漂屍蔽淮而下。那城裏七八萬殘賊，毛骨皆聳，都站堞上，擲落器械火藥，說是願降。

讓如傳令開城，喚為首的人出來。這數人出城，見得官軍寥寥，便有些翻悔。讓如卻將好語安慰，令他約束部眾，安靜住在城中。這數人諾諾連聲，進城去了。

讓如這日，就在城外歇息，吩咐營官，輪流而睡。是夕，天也陰沉沉的。定更後，密傳營官，八百人分作四面埋伏。自騎上馬，帶上二百人，轉向城根樹林中去。

到得三更多天，城裏四門洞開，每門準有萬餘人蜂擁而出。讓如何賊眾走遠了，便騎上馬，從城缺處一躍而上，二百人也跟上來，卻冷靜之至，祇有守門數人、守堞數人，半在睡夢中，吃了二百人的快刀。這四五萬出城的賊，鼓躁踏人營中，知是走了，大驚失色。正欲轉身，忽聽得四面黑暗中高呼殺賊，城賊自恃人多，也不懼怕，便狠狠的四面兜圍。

不想這四面的人，都是近不得身的。圍得這一面，這一面人殺條血路。圍得那一面，那一面人又殺條血路。圍得幾圍，城賊見自己的人死傷大半，便發一聲喊，向城走了。這裏的人就也不追。

那賊遠遠望見，城上燈火輝煌，心裏大慌。到得城下，遙望燈火中坐的是個讓如。這一驚，腳也軟了，便都跪下，萬口同聲道：「小人該死，小人該死！」讓如傳令，教他自殺那起先為首的數人及賊中頭目，仍准入城。大家一齊動手，各殺頭目及那為首數人。

天也明了，讓如就駐紮壽州。挑選降賊精壯者二千人，每百人各以親兵一人管帶。挑著狗頭的首級，四下招撫。一路風聲傳播，群賊破膽。走者走，降者降，到得仲池水師駛到皖江，早一律肅清。讓如卻歸功仲池，復任淮北節度，謝小林便擢了淮南節度。

此時劍秋、小岑已復楚北。聞信喜道：「水道大綱，江淮河漢為最要。以正陽為淮水中流砥柱，壽州又正陽之屏藩。皖不肅清，我能高枕麼？臥榻之旁，不容鼯睡。今鼯睡是個謬如，實在得力。想荷生見我們有此展佈，定恨癡珠不能眼見呢！」

卻說荷生守護帥印，辦理善後事宜，小住太原。探偵紅卿父母俱亡，就差人接來。將那竹塢收拾與紅卿居住。紅卿不特與采秋意混尹邢，就與瑤華也情如鸞鴦。

此時紅豆配了青萍，仍隨侍采秋左右。到了次年己未正月，疏請凱撤。南邊軍餉統歸曹節度調度，奉旨俞允。就於二月初進京。采秋、紅卿送至城外。春雪撲衣，長亭賦別。荷生與約，面聖後辭官歸隱，連會試也不願應。

不想至京，召見七次，擢用京卿，荷生表辭。明相見面，皇上根究韓彝辭官緣故，明相祇得對以「伊係舉人底子，會試在即，見獵心喜，因此不願就官。」皇上面諭，著令入場。十名內進呈卷子，自然有了韓彝。到了殿試，大家意中都以第一人相待，荷生祇是微笑。

此時明相充了讀卷官。首閱韓彝的卷，書法是好，不用說了。奈汨汨萬言，指陳時事，全不合應制體裁。如何進呈？祇得擱起。無如聖眷隆重，傳旨索取，竟破格列在一甲第三，探花及第。這也是荷生意想不到之事。

接著，津門逆倭凶悍，重臣賜帛，詔各道勤王。荷生引見後。特旨召問勦撫機宜。荷生對以「勦然後撫」，允合聖意。

次日奉旨：

韓彝著以兵科給事中，賞加建威將軍職銜，帶領帥印、上方劍，馳往津門，相機進勦倭寇。兵馬錢糧，悉憑調用；各道援師，悉聽節制。欽此。

旨下，荷生陛見。奏調并州太原鎮總兵顏超、雁門鎮總兵林勇，各率所部從征。又奏保大同秀才洪海，懇給五品銜，掛先鋒印。皇上俞允。啟節駐紮保定，傳令各道援師，固壘大小直沽，不准輕動。

不一月，紫滄以子弟兵二千人報到。舊幕愛山、翊甫、雨農也來了。隨後卓然、果齋各率所部四千人，遵檄抵津。遂擇日祭旗，連營海口。誘賊上岸，三戰三捷，沉了火輪船二十七座，擒了倭鬼萬有餘人。荷生傳令各營，倭鬼悉數縱回，祇留倭目數人，押送保定看守，以俟勘問。這是本年秋間事。

荷生賞了黃綾馬褂，顏、林二將加了提督銜。紫滄擢了游擊，文案愛山等各得了五品銜。就是青萍，也得了守備。

到了次年庚申秋，逆倭又自粵東駛船百餘艘，游戈海口。欲謀報復，卻不敢上岸。荷生復行申討。賊正轟炮，忽倒了炮手三人，執旗大頭目一人。你道為何呢？原來卓然百步射，果齋連珠箭，都展出神技來。以此喊不敢戰而去。

逾年辛酉，欽天監奏：日月合璧，五星連珠。鳳翔節度奏：鳳鳴岐山。豫河監督奏：河清三日。東越節度奏：田粟兩歧。於是逆倭遣人齎書津門，說是「講和」。荷生笑向卓然等道：「這兩字卻要一爭，不該說是『講和』。」便將原書擲還，不閱。

轉瞬之間，又是秋風八月了。倭目自粵東以一船齎了無數珍奇寶玩，分致津門將領。荷生又笑向卓然等道：「我們零兩三年，就是為此賄囑麼？」傳令倭目謁見。

此時各道援師早撤防了，顏、林二將部下，各留千人，半年更換一班。就是紫滄子弟兵，也祇是踐更而已。當下顏、林二將戎服，整隊轅門。紫滄掛刀，領子弟兵排列帳下。升炮三聲，青萍捧上方劍，服侍荷生升帳，傳呼倭目進見。

荷生笑吟吟的道：「我們不是那先前薊門節度、粵東節度，你國若說『講和』這兩字，我們是不依呢。若說悔罪投誠，吁求招撫，我們便為轉奏，再看聖意如何。你不想中國三十年兵燹，是那個開端？前前後後，糟蹋幾許生靈？你還裝聾做啞麼？」

倭目俯伏當面，汗流浹體。說道：「以前曲直，我也不敢深辯。事到如今，就是遵元帥教訓，悔罪投誠，吁求招撫吧！」荷生正色道：「這八字不是我教你說呢，要你國王有個求撫降表說了纔算。我是論道理，不准你們說個『講和』兩字哩！」倭目將手抹了額汗，說道：「那要我回國纔辦得來，祇要耽擱元帥班師日子呢。」荷生笑道：「皇上不惜億萬萬錢糧，為百姓除害，我們怎敢惜些辛苦？你總要取得國工降表，這事纔得了結。我們也纔敢替你奏聞。」倭目祇得答應下來。荷生便於帳前排一席宴，宴了倭目。

不兩月，倭目跟個國師費事來叩表而來。荷生奏聞，奉旨准了。一面班師，一面檄卓然齎詔宣諭香山，定盟通市。這卓然奉檄，便單刀登舟，飄然航海而東。

到了港口，天待黑了。卓然橫刀危坐，喚費事來進見。取出宣諭儀注、通市條約，掀髯說道：「我這來是個詔使，你們要跪接呢！怎的進港不見一人？」費事來不敢答應，卓然就將儀注、條約兩個冊子付給費事來道：「你們瞧去。」又目注大刀，說道：「差我一節，我饒得你，我這刀是不饒人呢。」費事來唯唯而出。

看官聽說：這倭夷遠隔重洋，國王是個女主。先前嗣位，年紀尚輕。聽信喜事的人，鬧了二十餘年，所費不貲，漸漸追悔。近見西藏回疆俱不足恃，那員逆更是個沒中用的人。就深怪從前倭目不是，都貶黜了。這番來中國的頭目，是新換的。

費事來是女主胞叔，老成練達。上表之先，已將廣州城池退出。祇是向來倭目輕視中國官吏。費事來不敢侮慢荷生，卻想挫辱卓然一番，以折粵東官吏後來之氣。當下給卓然搶白數語，知他也是難惹的。便將儀注、條約恪遵，不敢駁回一字。

次日，築起高壇，率香山辦事大小倭目，都到港口掛刀跪接。迎入館舍，一日三宴。

次日黎明，壇上排列香案，贊唱詔使升壇。倭目等俯伏壇下，只聽宣讀云：

「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天地生成，溫肅並行之調道；皇王敷化，神武不殺之謂功。咨爾倭人，遠來海島。以質遷為絕伎，以貨殖為資生。市舶雖入其征，理藩未登其贖。乃躡東南，遂窺西北；庇我劇盜，辱我疆臣。爾詐爾虞，如鬼如蜮。梗兩朝之文化，勞九伐之天威。夷漢相安，則撤孔明之旅；華離不正，則屯充國之田。張弛異宜，德刑並用，亦以事機有待，夷性難馴故也。

今天誘其衷，地藏其熱。兩甄皆敗，一舶來歸。朕早識此虜於目中，姑置遠方於度外。風雲何定，有天命者任自為；雷雨之屯，建非常者民所懼。在諸臣以為獸將入檻，雖搖尾而法無可憐；在朕以為鳥已銜環，既投懷而情皆可諒。止戈為武，窮寇勿追。罷符竹之專征，准甘松之互市。廷臣集議，欽定頒行。願吐谷之率循，聽舌人之腫列。

一、准以江南上海、浙江舟山、福建閩安鎮、廈門、廣東濠鏡為倭船停泊埠頭。

一、倭船進口，由封疆大吏派員，驗明有無夾帶禁物。如有攜帶，一經察出，貨半沒官，半獎查驗之員，人即照例懲辦。

一、倭船出口，由封疆大吏派員，驗明有無夾帶紋銀。如有攜帶，一經察出，銀半沒官，半獎查驗之員，人即照例懲辦。

一、天主教雖勸人為善，而漢人自有聖教，不准引誘傳習。如其有之，經地方查出，授受均行正法。

一、教堂准立倭館以內，不准另建別處。有犯者，照例懲辦。

一、稅務統歸於各道監督，倭目不准干預。有犯者，以不應論。

一、茶葉大黃，准以洋貨洋錢交易，惟不准偷漏。如有偷漏，貨半沒官，半獎查驗之員。原船著回本國，不准貿易。

一、各埠頭辦事頭目，謁見官吏，悉照部頒儀注。不准分庭抗禮，有犯者，以不應論。

一、倭船不准攜帶婦女入口，亦不准攜帶中國男婦出口。有犯者，照例懲辦。

一、倭館不准僱請漢人辦事，及一切僱工。有犯者，以不應論。

凡茲新例，究屬舊章。於乎！我中原百產豐盈，並不借資夷貨。爾各國重洋服賈，亦當自惜身家。王者之兵，原不得已而後用；下民之孽，皆由自作而非天。所期盟府書存，長質諸皇天后土。從此南人不反，庶化為孝子順孫。人各有心，朕言不再。欽此。」

讀畢，贊唱「謝恩」。費事來等九叩，贊唱「牽牲」；執事牽牲而入，贊唱「宰牲」；執事趨就牲前，贊唱「捧盆」；執事捧盆入就牲前，取血注盆，贊唱「插血定盟」。

於是倭目一人，接受金盆，隨費事來登壇北面，贊唱「詔使南面蒞盟」；倭目將金盆向詔使跪下，詔使蘸以拇指，轉向費事來蘸過，興，退，贊唱「跪，三叩首」。於是費事來拜於壇上，大小倭目拜於壇下，詔使南面答拜。

贊唱禮畢，又高宴一次。費事來率各倭目陪宴。從此倭人守法，且從各道節度收復海口城池，有沒於王事者。正是：
氣為義激，暴以理馴，
樞機在我，禍福惟人。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